

書介

圖文：草 草

宋詞排行榜

定價：港幣88元

作者：王兆鵬、郁玉英、郭紅欣
出版：香港中和



本書在宋詞研究領域獨闢蹊徑，對每首詞作的不同時代的歷代選本及評點入選次數、當代研究文章篇數及互聯網鏈接文章篇數進行評估與計算，得出每首詞作的綜合排名指數，從而排出100首宋詞，既有科學性，又有時代感。本書與其他宋詞選本不同的是：除了詞作、註釋外，還有「排行榜」、「排解析」，以及詮釋詞作意境之美觀插圖。

突然就走到了西藏

定價：港幣108元

作者：陳坤
出版：天地圖書



從重慶山城走到繁華的京城；從平民子弟忽然成了「大腕」；從喧鬧歸於平常；從打坐禪定到行走天涯；從銀幕「突然就走到了西藏」。在亞洲影壇星光燦爛的明星中，陳坤是一顆冉冉升起的第一線演藝之星，而在演藝生涯之外，他最喜歡的另一種生活是：以打坐與禪修來解脫無名的苦惱，以行走來獲得新的靈感與力量。本書於今年一月在內地推出之後，大受青年讀者的追捧，一版再版，不到半年時間已暢銷二十萬本。讀者從書中看到了這位富有個性的影視表演家喜怒哀樂的慈悲心與不為人知的心路歷程，對於活在當下的青年男女來說，可謂一本勵志之書。

威尼斯日記 (20周年紀念版)

定價：新台幣280元

作者：阿城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如果你認識阿城，睽違20年復刻重出的這本《威尼斯日記》，你一定不會錯過。特別收錄：首次獨家專訪侯孝賢（也說阿城）、阿城與張大春的文學對談〈聊聊〉。1992年，阿城獲頒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並應邀擔任駐市作家。這個飽讀中國經典、卻又經歷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作家，來到匯集藝術與浪漫、以觀光為主要產業的水城威尼斯，東方遇上西方、古典遇上現代、嚴肅遇上浪漫，一如威尼斯的大運河與小巷巷、廣場與拱橋、美術館與音樂廳、居民與遊客……各種不同形式的光芒，透過阿城練達、充滿智慧的筆觸，呈現你從沒看過的威尼斯風情。

橋：歐巴馬的生命和崛起

定價：新台幣720元

作者：大衛·雷尼克
譯者：林曉欽
出版：八旗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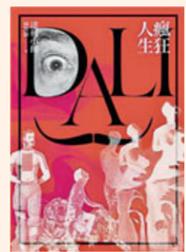


紐約客總編輯大衛·雷尼克的《橋》，洋洋灑灑五十萬餘字，描述了歐巴馬如何尋找、創造出自我，如何自己成為美國多元文化融合之象徵，並最終在政治上成為第一名非裔美國人總統的宏大歷程。歐巴馬故事的核心是種族，但亦唯有政治才讓他完整。總之，這是一本浩翰磅礴、客觀深入、抽絲剝繭、歸根究底的呈現歐巴馬是誰、他的生命哲學和政治哲學是什麼、以及他如何在政治上崛起的宏大鉅作。

瘋狂人生：達利小傳

定價：新台幣280元

作者：林惺嶽
出版：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達利是超現實主義高潮中最令人注目的繪畫大師之一，他善於經營詭異的戲劇化幻覺空間的畫面效果，寫實技術高超，創作出許多精刻細描、體大思精的震撼性畫作。同時，他刻意在自己裝扮及言行舉止製造新聞噱頭，引發社會議題，並自喻「我與瘋子的唯一區別，是我並非瘋子」。而達利也是藝術走向群眾、派生出經濟效應的商業化時代的先驅。他在八十年代時投入文化消費市場的驚奇另類行徑，也對目前時下風行的文化創意產業極具啟發性。可以說，達利尚未過去，達利仍然活在當今。林惺嶽以自主性的文化思考及眼光，並注入個人的心得及觀點加以系統性詮釋，帶你深入達利這位大師的天才創意和瘋狂人生。

張國立 台灣文壇麻辣才子

內地「報到」

文風詼諧幽默的港台作家，如今在內地很是吃香。台灣文壇麻辣才子張國立，亦攜多部新篇舊作，赴內地「報到」。這位在台灣文壇鏖戰幾十載，已然獲獎無數的「老兵」，卻也因此遭遇新來者的「憂愁」。其中，最大的煩惱居然是名字。活躍在內地娛樂圈的演員張國立已經廣為人知，後來者作家張國立，碰到最誇張的事情，就是因為叫「張國立」而被出版社拒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圖：本報上海傳真

吃了名字的虧

作家張國立在台灣文壇素有「得獎專業戶」之美譽，皇冠大眾小說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香港亞洲週刊華文小說獎他全都一一收入囊中。他精通語言、歷史、體育、軍事和模型，作品亦涉獵廣泛、題材多端，寫過詩、舞台劇本，也寫過華文文壇罕見的軍事、歷史小說，迄今為止，已經出版小說、遊記、散文等作品三十餘種，真正可謂是高产作家。

在內地，《康熙微服私訪記》裡的「皇上」張國立，深入人心，作家張國立卻因此吃了虧，連名字也成了「過失」。張國立在上海接受本報專訪時無奈地透露，早年他就因為名字被內地出版社拒絕，對方給出的理由就是「怕被人誤會」。如果此事略有「悲涼」色彩，那麼若聽聞他太太的名字，就有十分的喜劇效果了。張國立的太太名為趙薇，不過此趙薇同樣非彼趙薇。此趙薇原本是台灣一家電台的主持人，曾經還因為工作採訪過演員趙薇本人。但大多數的內地讀者不明就裡，所以當張國立來上海宣傳新書時，不少傳媒還以「張國立的太太是趙薇」作為賣點，點擊率瞬間飆升。

但「麻木」於他本人而言，一定是過謙之辭。張國立對異性頗有見地，概括香港、台灣、上海三地的女性特質，言簡意賅，一針見血。他形容「香港女性是用男人的方式做男人的事情」、「上海女性是用女人的方式做男人的事情」、台灣女性的處事風格介於兩者之間。根據他的「張氏分析法」，上海女性做情人最妙，卻也最難搞定，他還告誡男性讀者「千萬不要到上海搞外遇，不然會死得很難看！」

張國立在內地時尚雜誌上開設的兩性專欄多年來一直人氣旺盛，這位頗具經驗的專欄寫手，還根據兩岸三地的讀者品味，調製不同風格。在他看來，內地的專欄需要深度，香港看重能夠提供較多資訊，台灣讀者則大愛嬉笑怒罵式的行文風格。不過，在「假正經」多年後，這位麻辣才子透露，他在內地的專欄也開始「慢慢變黃」，並慶幸「還沒有接到『投訴』」。至於有沒有接到他太太的「投訴」，張國立擺出一副無所謂的表情：「沒事啦，我太太當我是瘋子。」

批男人 評女人

張國立的兩性題材以其率真、麻辣和獨到的男性視角深受歡迎，他敢寫敢說，揶揄、批判起男人，更是毫不



■台灣作家張國立的幾本舊作，由上海世紀文睿出版。

逃學遇到張學良

去年至今，張國立已有四本舊作登陸內地，其中包含被他戲稱「潛心」研究男女關係十年的力作《男人終於說實話》、《女人不想聽實話》以及小說《偷眼淚的天使》和《鳥人一族》。雖然在兩性

題材方面頗有斬獲，但博學多產的張國立，不甘止步於此。他的新作《張大千的晚宴》即將在內地首發。據張國立透露，此書主要記述1981年農曆正月十六晚間，國畫大師張大千宴請少帥張學良，精通廚藝的張大千為貴客親自下廚，端上18道精美絕倫的菜式。張大千其時親筆寫下菜單，並在宴請結束後，贈予張學良。借此晚宴為由頭，少帥跌宕起伏的一生，也被濃縮於1981年農曆春節的一個月間。

張國立早年當過記者，曾採訪過張學良。但對於少帥其人，卻珍藏著更為私人化的回憶。據張國立所言，他高中時常常逃課，由於不敢光明正大地從學校正門逃出去，便取道山路，於是數次邂逅正攜夫人散步的少帥，「我每每跟他打招呼『張將軍好！』，張將軍就大聲斥責『又逃學！』」十年之後，張學良第一次接受公開採訪，一眼就從記者堆中「揪」出張國立，「我認得你，就是總逃學的那個。」

真正愛寫作

從小就懷揣著作家夢的張國立，讓母親好生擔憂。「媽媽總是擔心當作家會餓死，卻又不肯跟我直言，」張國立回憶道，「我大學時在校刊上發表文章，得了150

台幣的稿費，媽媽很開心，『原來當作家還可以哦，如果每天都可以有150台幣的話』；之後我得了《中國時報》的小說獎，拿了5萬台幣的獎金，媽媽就說，『原來寫寫字還可以拿獎，如果每個月都得到一次獎，就可以活了』。我才知道媽媽的憂慮有多深。」

為了顧及媽媽的感受，張國立此後並沒有專職寫作，而是靠一份接一份的「正經」工作餬口。即便如此，天分極高的他卻是眾多寫作獎項的贏家，「20到40歲間的時候，只要有小說獎我都參加，所以我被調侃為『小說獎家』，不過實際上我只是對獎金有興趣，對獎沒有興趣！」他戲言，「下一步要衝擊內地的茅盾文學獎，『不過獎金是多少？』」

但若就此將他認定為文壇浪子，那就錯了。自三年前從台灣《時報週刊》退休以後，張國立就開始拚命寫作，一心想把以前因生計而錯失的時間悉數抓回來。「我會為一篇小說全中國搜羅數據，整個人都處於興奮狀態。」他透露，現在每天都必須寫3000字才過癮，旅遊出差時亦不例外。如此勤奮，自己會只是玩票？用張國立自己的話而言，他只是習慣「用輕鬆的方式，調侃嚴肅的事情」而已。

慰藉一代人的情感困惑 ——評渡邊淳一《天上紅蓮》

書評
文：潘啟曼

愛情是文學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題，千百年來不斷被人騷客書寫和吟詠。在眾多書寫者中，因《光和影》、《失樂園》、《慾情課》等而廣為人知的「寫情聖手」、日本現代著名作家渡邊淳一始終風格鮮明，獨掌「男女情感」這樁大旗行走在寫作的道路上，不僅寫男女情感，而且一輩子只寫男女情感題材的作品，無可爭議地替自己貼上了「標籤」。

生於1933年的渡邊淳一之所以關注男女情感，是因為他亦是性情中人，對女性充滿著深切的愛意。他曾透露自己讀高二時有了初戀，愛上了同班的一個女同學，為她喜、為她憂，最終卻被無情拋棄，於是就立志要以文學之筆寫出男女之愛。因為慾望與激情的燃燒、情愛交織的主題是全世界共通的，縱時光流逝而永盛不衰。年近耄耋仍從心所欲、筆耕不輟，秉持「愛與倫理不能共存」觀念的渡邊淳一在《天上紅蓮》中更是把「男女情感」的背景放到了日本平安時代後期的永久三年（1115年），璋子與兩個最有權勢的男人（白河法皇與鳥羽天皇）之間的愛情糾葛，構成了故事的源起和主線。

璋子14歲至29歲的大約15年間，白河法皇既是她的養父和監護人，也是她的戀人、情人。她的前半生被包裹在當時的最高權力者白河法皇無以復加的爱情之中，攀升到了女人所能達到的榮耀頂點，成為皇后、皇太后，並先後生育了7個子女（其中前兩個子女為白河法皇之子）……白河法皇駕崩後，失去庇護的璋子受到夫君鳥羽天皇的冷落以及鳥羽後宮勢力的「排擠」，遍嚐孤獨和落寞。萬般無奈之下，為了擺脫塵世所累，璋子於

42歲時削髮出家，吃齋念佛3年後，追隨白河法皇而去，走完了她那「風光無限的一生」。

與紫式部的《源氏物語》中風流倜儻的年輕貴族光源氏不同，《天上紅蓮》的男主角是已近古稀之年的白河法皇，女主角則是相差48歲的「忘年戀人」。相對於光源氏的多情、濫情或單相思，終究未能獲得專情的真愛而言，璋子和白河法皇幸運地找到了只屬於他們兩人的真愛。白河法皇對璋子付出了全部真情，無論是使璋子成為皇后、國母，還是提供物質享受，以及璋子生產時不惜耗費巨資進行各種祈禱等等，幾無出其右者。尤其是在性愛方面，更使她享受到了作為女人登峰造極的愛的歡愉。而璋子一直最深愛、最信任的人始終也只有白河法皇。只是，風光無限的女主人公待賢門院璋子，儘管曾經擁有真愛，晚年卻落得鬱鬱寡歡而早逝，未能畫上圓滿的句號。在某種意義上，璋子與《源氏物語》中女性們的悲劇命運殊途同歸，令人扼腕嘆息。

在小說中，渡邊淳一探討的「愛慾」問題似乎並不關乎道德倫理，它只是一種自然狀態的美的存在。他關注的是人內心深處的本能，是人間潛在的非倫理慾念，是無法用知性、理性的方式分析處理的情感。他要用文字來表現和探究人間美麗的情慾、男女情愛的妙味和魅力。當然，正因這種高舉「真愛無罪」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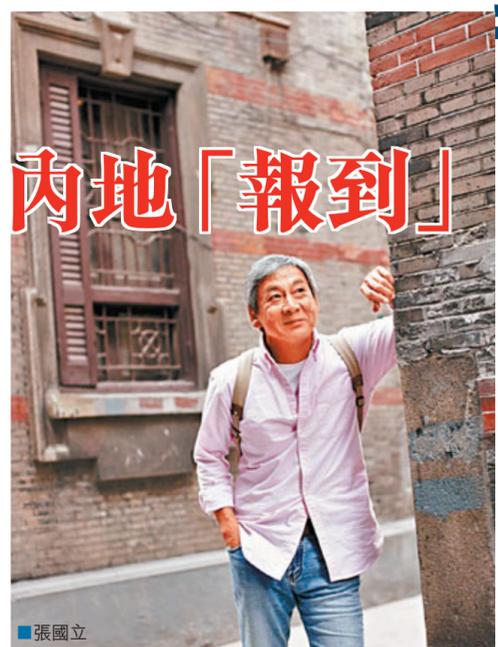
作者：（日）渡邊淳一
譯者：竺家榮
出版：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3月）
定價：人民幣39.00元

痛吧的經典論調，渡邊淳一也堂而皇之地成為很多婚外戀者的理論依據和「精神之父」。另外，與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永井荷風等視肉體慾望的全面解放為審美極致的唯美派日本作家不同的是，渡邊淳一作品的唯美表現並不感傷、陰鬱、自虐，而是愉悅的、陽光的、陶醉的，自始至終貫穿著一種強烈的愛之追求——愛是生命最富有創造力和表現力的存在方式，宛如英國作家勞倫斯筆下激情似火的愛一樣，放射著耀眼的光芒，絲毫沒有「猥瑣」之感。

在封建時代，男人與女人恐怕永遠無法平等——女性無論處於多麼榮耀的地位，最終仍要依附男性，一旦失去了強有力的依附，便只能如浮萍般任憑命運的擺佈。白河法皇和璋子的「浪漫」情感實際上只是「庸俗」和「卑劣」的人性勝利，坦然、縱容、鼓吹和自得……這也正是典型的「渡邊淳一式」婚外戀。在物慾橫流的現代社會中，這種愛情注定要支離破碎；在鋼筋混凝土的精神荒原中，此種愛情也只能魂飛魄散，化為一曲悲歌。因此，渡邊淳一書寫《天上紅蓮》的現實意義：不僅是對愛慾與生死、道德與自由真實擺盪的把握，更在一個特殊年代慰藉著一代人對「性之道德禁忌」的追問和情感困惑。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



張國立